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亦玉堂稿卷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炎

謄録監生臣江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亦玉堂稿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臣等謹案亦玉堂稿十卷明沈鯉撰鯉有文雅社約已著錄鯉常輯其詩文為亦玉堂稿十卷續稿八卷明末板燬不存王士禎古夫于亭襍錄載其家有鯉正續兩集三復其文嘆其經術湛深議論正大然士禎沒後池北

書庫所藏散佚皆盡今亦未見其本此本乃康熙庚午劉榛裒輯殘闕所重刻集中有文無詩葢已非原稿之舊矣鯉在神宗時立朝侃直稱為名臣晚入政府毅然特立與沈一貫相齗齗一貫借妖書事以傾之幾至不免然天下知為正人也雖沮于姦邪不獲盡究其用而集中所載如諫止礦稅一疏實國脈民生之所繫其功甚偉他如議復建文年號

改景帝實錄停取麒麟請並封恭妃請宥議禮諸臣以及正文體阻秦王服内請封釋詔獄官犯諸事皆闗朝廷大體知無不言至于封還成命不憚再三削牘以冀一悟懇欵惻怛之意至今猶可想見之文章之工拙抑其末矣惟亦玉堂之名頗不可觧推求其意葢鯉嘗為翰林掌院學士歸里之後欲以廊廟山林視為一致若曰此亦玉堂云爾然考沈

括夢溪筆談稱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則玉堂乃宮殿之名非私家所可稱鯉葢考之未審也乾隆四十二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亦玉堂稿卷二

明 沈鯉 撰

請復建文年號立景泰實錄疏

竊惟人君有位號則有紀年有政令則有實錄此春秋不易之法自古及今無有以興亡隆替而因革予奪其間者我朝自太祖開基列聖相承金匱石室之藏具在乃建文以革除而槩稱洪武景泰以分附而幷系英宗

則皆為我朝闕典矣所據司業王祖嫡有循史職修鈌典之奏臣等請先述其畧而後及所以當正之故為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在位懿文太子先薨至洪武三十一年太孫嗣位改元建文在位四年成祖文皇帝靖難踐位乃削去建文年號仍以洪武紀年及重修高廟實錄遂將建文實歷附作洪武虛數此則革除之大畧也正統十四年北寇入犯英宗睿皇帝躬馭六師自行天討至土木北狩景皇帝時為郕王奉皇太后命監國

旋正大位次年八月英廟回鑾後七年復辟是為天順元年其時奸臣石亨輩奏將景皇帝廢為郕王加謚曰戾成化元年修英廟實錄遂以景泰事蹟附於正統之後天順之前注曰郕戾附至成化十一年憲宗純皇帝追體英宗本意始勑廷臣復景帝位號上恭仁康定尊謚改修陵寢景泰七年事蹟未及釐正此則附錄之大畧也因循以至於今非謂其不可而遂已之也夫位號既復則實錄自當改正許其大不許其細是未體夫英

廟之心而已矣伏讀成祖登極詔書不過以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然猶稱為少主未聞降削位號是在成祖親親之心亦必有不忍絶者而一時宣力歸命諸臣或務張功伐或苟存形迹遂贊成革除之事其亦未達夫成祖之心耳夫成祖奉天靖難再造邦家正使年號不除何損萬一而曲為掩諱若此且天下後世各有耳目安可盡泯稗官野史各有紀載安可盡革此不但無益於事適足示人以疑故議復革除者非為建文為

成祖也議更附錄者非為景帝為英宗也兹皆所不必
諱者也方今聖明在上修遺舉墜以弘先德正在此時
臣等不敢為更張之議惟將英廟實錄中間七年事蹟
名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實錄無相混淆如是而已至於
建文位號詔書中原無降削之文今亦無憑議復亦惟
於高廟實錄之末摘出四年事蹟復稱建文年號如斯
而已夫以我太祖甫定天下即首命儒臣纂修元史又
追謚其主為順帝淵哉聖心至公至厚矣成祖英宗之

心同符太祖而建文景泰又非勝國之君之比也元主可謚何忍沒其號於建文元史且修何可闕其錄於景泰且景帝之位號既可復則建文年號亦可復建文之死事諸臣且蒙我皇上之卹錄而況其君乎況其為太祖之嫡胤乎慰祖宗在天之靈伸寰海久抑之意彰微顯闡幽之烈寓興滅繼絕之仁斯舉也實聖德聖政之第一事也獨可稱昭代之信史而已耶惟鉅典湮於累朝而一旦頓復公論關乎萬世而傳信無窮皆出自人

主獨斷非臣等所敢擅擬伏候聖明裁定

乞停取麒麟疏

該文書房口傳聖旨聞河南產有麒麟撫按官如何不
奏著禮部傳與他速進來看欽此臣等仰惟我皇上之
意不過以麟為異物世所未見欲取而觀之以知夫麟
之所以為麟者之狀如何非有貴奇好異之意也為臣
子者承君之命奔走不遑豈暇有言以及他事惟麟產
河南光山縣而臣鯉河南人也知之頗詳不及今預言

其狀或奏進之後無所可觀則臣為緘默取容而陛下有誤舉之悔臣等雖九死不足以贖罪故敢據實為皇上言之蓋麟之生本自於牛故其形猶在乎麟與牛之間初生雖有鱗甲不甚顯著非如圖畫所傳出於好事者之手而楚楚可觀也踰日而斃至於今又復數月竊意其形已枯槁必不如其初之猶有麟之狀也陛下方軫念元元整飭吏治日勤思於三皇五帝之業如將不及忽涣發大號布於下國以徽一既槁之麟無乃駭人

觀聽乎夫人主之有所好尚舉動以昭示於天下也其端甚微而及其樹之風聲傳播於四海九州之外使天下皆耳而目之則其究有不可勝言者故一物之微而責以不奏則四方之奏奇異者且紛至焉督以速進則四方之進奇異者又且紛至焉此尋常之所謂無妨而登三邁五如我皇上則一舉一動有不可不慎焉者也夫物固有以祥稱者迨其斃也則已為不祥之物不祥之物所宜用桃茢以祓除之而奈何敢達於至尊之前

臣等竊意撫按官之不敢奏進及臣之不敢遽有徽取亦惟以慎重其事而非敢拒違也惟陛下俯鑒臣愚特賜停止幸甚

議孔廟從祀疏

臣等仰惟皇上以聰明睿知之資膺治教君師之任於兹從祀一事虛懷茹納博采羣議真舍已從人之度而聖不自聖之心也臣等亦何敢不仰承德意審於鑒别以少裨皇上右文之治謹遵奉明旨於本月十五日會

同九卿科道儒臣齊赴闕下裒集衆論較量其間與廷議者共四十一人除註有原疏外內註胡居仁從祀者二十五人註王守仁陳獻章者俱十五人蔡清五人羅倫二人吕柟一人惟居仁則仍有專舉且無疵議在石星則議王守仁陳獻章不宜立門戶講學在丘橓則議守仁乃禪家宗旨在吏部右侍郎王家屏則又謂從祀重典非真能信今傳後者未可輕議非真見其能信今傳後者亦未可輕議若使今日議入他日議黜恐反為

盛典之累故未敢遽擬其人也臣等反覆參詳看得從祀一事持久不決必煩廷議者則以在廷之臣可以盡天下之公議而衆言僉同人品自定所以要之於歸一之論也今與議諸臣舉從祀者莫不以胡居仁第一即有次及居仁與其不舉者亦毫無異議臣等考其平生與其論著亦大都淵源孔孟純粹篤實一時名儒如羅倫張吉婁綂周瑛賀欽羅欽順張元禎之類皆極口稱可比於薛瑄而以其論著與瑄之讀書錄並傳焉斯其

不愧孔子之徒已大彰明矣如蒙采納容令臣等以居仁行實撰次上覽特允從祀自足以增重儒林豈必求多蓋我明道化翔洽人文輩出二百年間侑食孔廟者僅薛瑄一人誠慎之矣今距祀瑄之後未二十年而又得居仁與之並祀亦所謂旦暮遇之比肩而立者雖一人不可謂少也至於守仁之學在致良知獻章之學在主靜皆所謂豪傑之士但與議諸臣與之者僅十三四不與者已十六七甲可乙否臣等亦何敢輕議查得嘉

靖十九年亦曽廷議薛瑄彼其時固毫無間言也而庶子童承叙贊善浦應麒猶以為事體重大莫若少緩竟以報罷至隆慶元年復下廷議則在議諸臣或挽或推惟恐其不預於澤宫尸祝者何人心之同也夫惟人無異議故盛典一舉至今為俎豆之光令守仁獻章既不能毫無間言又一時與議之臣亦多有耆舊老成直諒多聞之士而不皆為二臣左袒者是與論未協而事久論定尚非其時也臣等有感於承叙應麒之言故敢亦

請緩之以俟公論之定而徐議於後似亦未晚蓋事可垂千萬年而不朽者即遲回數載而不為逾時禮有垂千百世而示法者即詳審再三而不為過慎與其祀也而有議豈若議定而後祀乎蓋可祀不祀者其失怠猶可補於將來未可祀而祀者其失誣誣則貽譏於後世拾瀋反汗勢豈能及是不可不為深計也昔孟軻告君以進賢之道至於左右皆曰賢諸大夫皆曰賢而猶未敢信必至國人皆賢也而後察又親見其賢也而後

用彼固一人之進退一時之是非耳而猶然若是矧是舉也在朝廷則象賢崇徳見道揆法紀之公在天下則章軌作人為俗易風移之漸所關甚鉅可嘗試而漫為之耶如皇上以我朝人文遠軼前代不宜寥寥若是臣等謂隆古以還士之以行誼道徳令聞長世者非託之於顯位則託之於門閥非託之於文章則託之於勲業順風疾呼聲聞易達所藉然耳如居仁固深山窮谷之士而布衣韋帶之夫自非實徳過人足以取重於當世

雖擇地而趨巇心而語其誰為傾耳而聽正目而視者惟皇上超然遠覽拔之於儔伍之中榮之以宗祀之位則日月之光賁及豐蔀雖在齊民無不興起比于祀瑄尤為盛事兹臣等之所謂一不為少也至如蔡清羅倫章懋黄仲昭陳真晟吕柟羅欽順鄒守益中間或未有專祀者乃望推廣德意專祀于鄉通傒論定之日另議則仁至義盡斯可為天下萬世之法而薪槱之道以光蘋藻之禮不濫一舉而二物具矣再照講學為致知之

事聖門之所謂條理之始也夫學亦安可不講也顧六經孔孟之道既昭如日星而漢宋諸儒之書又發明殆盡後雖有述何以復加所貴乎學者亦守其師說慎思明辨如何為格致誠正如何為齊治均平隨事精察敦行不怠雖暗室無愧必白首一節如是焉而已世之學者不務為平易而厭薄古訓欲自名家至為續鳧頸以見長添蛇足以工畫於子臣弟友日用常行之道反視為弁髦不講焉其又有奇者則片言單詞樹之赤幟而

天下之喜為名高者亦茍見前茅之所在遂靡然趨之口耳一言反復論辨至窮年不能殫其說其流之弊將有内棄其心而外棄其事之弊以釀成清談之俗者此不可不為早辨也伏願皇上既慎簡可祀之人又涣發德音使天下知朝廷之所以崇祀者意在此不在彼則世道人心不勝幸甚

謚法疏

臣聞帝王之所以勸懲天下者莫大乎爵賞刑威帝王

之所以不賞而勸不威而懲者莫大乎謚法是謚也父不得以私其子君不得以私其臣者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雖以褒貶既往實以激勸將來是以自古重之也國朝稽古右文尤嚴斯典祖宗時文臣得謚者不過數人雖以中書省之尊六卿之貴文章功德有可紀者亦不得輒謚無他重之也宣正成弘之間文臣雖往往得謚然名義甚美者或不輕畀以文學直內閣者不皆謚文則慎重之意猶有存者浸淫自正嘉以來以至於今

則濫觴甚矣夫京堂三品以上子孫得自陳乞例也而人有醇疵行有巨細乃一切加以美名則是皆善而無惡也生前有未盡之善則改而更謚厚也而行玷縉紳名汚青史者獨因仍而不易則是有進而無退也此皆臣之所未解也昔我太祖之謚其子也於魯王而曰厲於伊王而曰荒夫荒厲之非美謚亦明矣我太祖豈不愛其子哉示天下公也不以父子之情而廢國家之法也父不得以假其子而君乃以諛其臣竊以為過矣臣

又嘗考李唐時許敬宗謚繆蕭瑀謚褊繆與褊之為謚人所惡也不敢貸也又嘗考趙宋時司馬光斥夏竦之邪不許文正韓維定陳執中之議必謚榮靈光與維在當日仕同朝也不敢私也今日諸臣之謚豈無許敬宗蕭瑀其人者乎當其時能為司馬光韓維之直者誰乎國朝人物之盛遠邁唐宋而謚法予奪反太輕疎何以垂訓將來光昭前古似不可不亟正也至於文之一謚尤重且大非道德學問則忠信惠禮必唐儒如韓愈宋

儒如朱熹始可無愧即不能然亦必其一節足以當之
今不目其善狀不耳其風聲一經翰苑莫不謚文彼其
真文者旣無以表其賢而不文者又有所溷其不肖是
勸與懲兩失也且如先臣禮部尚書霍韜新建伯王守
仁非文學職也而得文之一節與之誠是也如吏部尚
書某兵部尚書劉大夏不以文名也而有文之實用獨
靳之何也可文則文何嫌於庶僚不可文則不文何有
於翰苑蓋古者生無爵則死無謚是故凡有爵者皆得

謚惟其當而已矣臣願皇上遠法隆古近鑒唐宋念襃貶之旨不可偏廢思名義之重不可輕假慨然獨斷特下所司一洗冒濫之風永翊清平之治臣愚幸甚世教幸甚

請建儲第二疏

萬歷十四年二月初三日該大學士申時行等一本為懇乞宸斷册東宫以重國本事奉聖旨卿等以册立元子請朕兒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欽此臣等仰惟皇上

既留心宗社之大計又慎重國家之大禮訏謨定命斷自宸衷亦既明示之期矣臣等愚不及此乃於昨年正月復有瀆陳伏奉聖旨還候旨行欽此臣等屏息待命又復數月矣竊以管窺仰惟聖意似欲不爽其三年之約而姑徐徐以至於今者凡以重綸言而示大信於天下也今計明歲已逾三年元子亦且八歲以聖功則正當蒙養之候以睿姿則非復嬰弱之期皇上之所以慎重大禮而有待舉行者此其時矣臣等備位禮官職掌

攸係方擬遵奉明旨諏吉上請乃令兩直十三省大小文武衙門及天下王府藩國四夷朝貢之使凡以入賀萬壽聖節到京者俱言其境内臣民亦皆延頸舉踵以望册立之日久矣蓋皇上以深仁厚澤感結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仰戴吾君者亦各欲快覩盛典為宗社萬年之慶固宜有如是其切者乃臣等猶膠執前旨以待三年之期拘泥舊聞以避閏餘之歲者不已迂乎且過此則履端將届適萬國述職之辰盛德在木又三陽啟泰

之日震宮鼎建允謂元吉巽命渙頒禮宜預定臣等敢
因四方入賀人員鱗集闕下而具述華夷中外同情以
申前情蓋以為天下請也伏望皇上循累朝之令典承
二聖之歡心重大號之已敷順羣情之同欲特霈俞音
容臣等將冊立舊儀查議上請預行各該衙門整飭備
辦以待擇日舉行則宗社之大計已定而詔旨一頒萬
方闓懌因之以導迎協氣上迓天休普施慶澤下康兆
庶者在兹矣臣等不勝懇切祈望瞻仰歡忭之至

請並封恭妃疏

近該閣臣及科道等官相繼上疏册皇長子正位儲宮未蒙俞允隨奉聖諭進貴妃為皇貴妃臣等竊意我皇上之為此舉也不過以宮闈之慶加數示優非有他意也乃不意一時之人心妄相忖度或以為建儲宜早或以為恭妃位號不可不因子之貴並陟隆稱而議者紛然矣臣等屬在禮官預有職掌不及此廷議紛紜之時而稍為折東之論恐自是以後建議益煩不免瀆天聽

而傷國體也夫立子以嫡立庶以齒自古已然今者皇長子既稱元子則主鬯有歸而天下之人心係屬久矣即使母妃位號無所增益其孰能違之者而豈藉此以重耶但臣之愚則以為舉大慶者貴和豫交通稽典禮者宜徵諸故實而帝王之化始閨闈以御家邦有不可不慎其微者查得嘉靖十九年貴妃王氏沈氏同日進封為皇貴妃此其已事可徵在世宗皇帝之時固稽諸典禮而協也今中外人心既以係屬元子者欲崇其母

妃之號臣等亦伏望皇上俯循輿議率由舊章因遂以元子之貴貴其所生而並錫渙號以重國本似亦禮制之宜者也伏乞勑下臣等一併具儀上請冊封則禮達分定言順事成而協氣普於宮闈浮議息於道路矣

乞宥議禮諸臣疏

先該閣臣及科道等官請冊皇長子為太子隨又欽奉聖諭進貴妃為皇貴妃惟時大小臣工翕然望蚤建元良以定國本並封恭妃以正名分而臣等叨為禮官顧

不能明正典禮有畫一之議以厭衆心而致姜應麟沈璟孫如法先後以言得罪且至今紛然未已也夫禮官而不能正禮則曠官以其所不能者而貽之於人以代已受譴則不恕皇上方日隆唐虞三代之德為是舉也而使人有疑於天地之量此明旨所謂致君於有過之地也則不忠如是而不與三臣同罰皇上之寛仁至矣顧臣等猶可靦然以居此位乎伏乞罷臣職以重典禮之任仍勅下吏部將姜應麟等照常遷轉以開其自新

之路則黜陟明而人心以勸斯稱從諫聖后矣抑臣等反覆思之聖明之世甚不可使人心蓄疑而訛言繁興也皇上之欲建元子而姑以待年也明旨屢下豈不推赤心於人腹中乃羣疑未釋而道路之言有不敢以達天聽者此其故何也蓋元子天下之所繫心也而為元子以上封事者則動有貶謫之罰恭妃元子之所自出也而為恭妃以祈並封者則不蒙俞允之命故人心易疑而訛言相煽如此耳臣等前以並封請令茲為三臣

請正有鑒於此而欲以弭之於將來也頃緣貢舉方殷不能自陳求罷令三臣之悔悟已深天威已霽矣故敢歷述其不職之狀而為三臣者明之伏惟聖明裁察焉

正文體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照得近年以來科場文字漸趨奇詭而坊間所刻及各處士子之所肄業者更益怪異不經致悞初學轉相視效及今不為嚴禁恐益灌漬人心浸尋世道其為患害甚於異端蓋人惟一心方其科舉之

時既可用之以詭遇獲禽逮其機括已熟服役在官苟可得志何所不為是其所壞者不止文體一節而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相應題請申飭以遏狂瀾等因到部臣等看得言者心之聲而文者言之華也其心坦夷者其文必平正典實其心光明者其文必通達爽暢其不然者反是是文章之有驗於性術也唐初尚靡麗而士趨浮薄宋初尚鈎棘而人習險譎是文章之有關於世教也憲宗諭詹事黎淳曰出題刊文務依經按傳文

理純正者為式故令鄉會試進呈錄文必曰中式則典雅切實文理純正者祖宗之式也今士子之為文何式乎自臣等初習舉業見有用六經語者其後引用左傳國語矣又數年而引用史記漢書矣史漢窮而用諸子諸子窮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經道藏摘其句法口語而用之鑿朴散淳離經叛道文章之流弊至是極矣其文體尤恥循矩矱喜創新格以清虛不實講為妙以艱澁不可讀為工用眼底不常見之字謂為博聞道人間不

必有之言謂為玄解茍奇矣理不必通茍新矣題不必合斷聖賢語脈以就已之鋪叙出自己意見以亂道之經常白日青天之下為杳冥魍魎之談此世間一怪異事也夫出險僻奇怪之言而謂其為正大光明之士作玄虛浮蔓之語而謂其為典雅篤實之人也可乎如謂人自人而言自言則以文取士者獨以其文而已乎抑孟子之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者豈為無稽之言乎臣等不以文為重而為世道人心計心竊憂之嘗謂古

今書籍有益於身心治道如四書五經性理司馬光通鑑真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大明律會典文獻通考諸書已經頒行學宮及著在令甲皆諸生所宜講誦其間寒素之士不能徧讀者臣等不能强博雅之士涉獵羣書臣等不敢禁但使官師所訓迪提學所課試鄉會試所舉進者非是不得旁及焉仍乞容臣等會同翰林院掌印官將弘治正德及嘉靖初年一二三場中式文字取其純正典雅者或百餘篇或十數篇刊布學宫

以為準則非是不得錄取焉除鄉會試已經臣等題定有犯前禁者隨即指名參處外其省直提學官各持一方文衡品題高下人皆嚮風轉移士習尤為緊切如使膠庠之所作養者皆務為險僻奇怪之文而鄉會之場欲合乎平正通達之式臣知無是理也乃往時止於科舉年分稍一申飭其各省直小考則任其變亂程式置之不問是謂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也不可得已合無恭候命下容臣等咨都察院行兩直隸提學御史及各

省巡按御史轉行各該提學憲臣務仰體朝廷德意相率以正文體端士習轉移乎世道而不得厭常喜新標奇攬異如復有前項險僻奇怪決裂繩尺及於經義之中引用莊列釋老書語者即使文采可觀亦摘其甚者痛加懲抑以示法程仍將解部考卷容臣等逐一閱驗咨送吏部以為提調學政官殿最伏乞聖裁

亦玉堂稿卷一

亦玉堂稿卷二

明 沈鯉 撰

論戚畹鄭承憲乞䘏典第二疏

近該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承憲為父鄭福奏乞䘏典内諭祭一節係該臣等職掌已於本月十六日據例駁奏伏蒙聖斷特賜停寢但給與墳銀五千兩臣等知聖意之所重在禮而不以財賄之多寡為重輕也然與

之過多亦自有不合於禮者臣等請據禮而論之蓋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故凡臣子乞恩有所比例必求其職事脗合情理至當者方敢上聞誠慎之也承憲以帯俸都指揮使而引永年伯以為例可謂禮乎蓋即據彼所奏已云名分之不一而又妄自援比以為事體之相同臣等不知其解矣此而可與孰不可與承憲欲之人孰不欲竊恐後有效尤者皆將萌心於非望之福而僭擬蔓引僥倖萬一不至於潰禮之坊不止也帑藏有

限戚里至繁人人而遂其欲不知將何以給之適今國有大役所費不貲為承憲計宜受少以榮君上之賜而辭多以明廉讓之節則君恩臣禮庶乎兩盡臣等待罪禮官頃見河南撫按官奏稱本省貧宗值歲大荒不給半菽方議賑䘏計無所出承憲能舉而輸之於國則可活宗室之貧者千餘人是能體朝廷睦族之意而以報上德於萬一也語云嬰兒之病常傷於飽貴戚之患常傷於寵伏願皇上之有以全之也

議秦王服内乞封疏

臣看得秦靖王妃吴氏奏稱嫡第一子秦敬王誼𣿄薨無嗣嫡第三子紫陽王誼漶係敬王親弟未承封典難以鎮護藩邦乞將誼漶賜封秦王安人韓氏為秦王妃照例遣官冊封一節為照宗藩要例襲封王爵者必於免喪之日而又有服内陳乞之禁無非嚴典禮之防示畫一之法也今敬王誼𣿄故於十四年四月十八日誼漶至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服制方滿乃於三月内遂已請封而

計其具請之日則又早矣謂不為服内陳乞可乎倫理之重名教所關數月間轉眼可至有何不得已而汲汲若是也即據所奏不過謂地臨邊境難以鎮護竊計秦之封國去邊尚遠昨年已奉勅管理府事矣綸言有赫自足以懾服内外亦有何鎮護之難乎臣等嚮曾以宗藩要例進呈已蒙嘉納頒之又纂入會典屢奉明旨不許紛更令楮墨猶新而阻撓若是竊恐此風一啟人皆效尤如紫陽王者朞之喪猶可言也自是必有忘哀於三年者矣服滿襲

封服内陳乞猶可言也久之又必有襲封於服内者矣臣等慮其終不敢不虞其始伏望皇上暫收前旨仍令誼㴲俟服滿日另行具奏臣等與照例題請如以宫眷衆多養贍不敷合無特沛恩施且預給常禄一年以充歳用亦無不可何至圖一日之便以亂朝廷之法早數月之封而蹈終身之悔乎臣等職掌所在義不容默輒敢不避煩瑣以瀆天聽倘蒙允納不但法紀可一亦於禮教有裨也

議秦府進封第二疏

萬歴十三年十月内秦王誼漶奏稱將弟奉國中尉誼
滲誼漶加封郡爵及將靖王一女賜郡主封號等因臣
等謹遵節次欽定事例及我皇上不許越例陳乞明旨
與分剖例前例後之説覆議上請奉聖旨近因宗祿不
繼立例甚嚴但王以例前為詞屢奏懇切朕特念首藩
懿親王嫡弟誼漶准封郡爵庶弟誼滲鎮國將軍仍支
中尉祿以後子孫只照世次各王府亦不許援例女封
罷欽此臣等恭誦綸音仰惟我皇上日月之明固已洞

燭其違例之非矣然猶特念首藩懿親不忍直拒其請

臣等雖至愚豈不知承命之為恭哉惟事關重大而臣

等之職守係焉有不容不披瀝直陳者蓋例之立也惟

宗藩為最難及其已定而相與守之使不敢干典犯禁

亦無如宗藩之難者我世宗皇帝以天潢之派日增而

四方之干請無極也始大集廷議定為約束曰宗藩條

例埀示不刋迨我皇上又更定要例纂入會典而加封

之禁視昔益嚴宗藩始無敢違制干請者乃其心未嘗

無非分之冀蓋立例之難如此也若一旦而潰堤決防滔滔不止將由今以後欲以回既倒之瀾而使無四溢也其將能乎誼涉詛悳之為中尉也以萬歴九年十年此皇上所親授封也今輒加之郡王將軍之爵其不許益封也尤近在萬歴十一年亦奉我皇上明旨也今又輒從其違例之請雖睦族宜厚而詔旨屢易豈所以示信於天下乎且郡王之進封親藩也猶不得以嗣其原爵以中尉進封而加又加焉是卑而可以踰尊也敬鑓

之先是請封也亦不過中尉再傳及姪反得以越次加
封焉是疎而可以踰戚也借曰祿仍中尉於國用無加
損乃條例所陳犂然具備不容有毫髪僭越者豈皆以
祿乎抑亦以名器之重有不可假人者也秦為首藩論
分封之序則然耳若以世次之久近而辨親疎宗藩之
為秦者豈少乎微獨王自將軍以下欲有所請而非其
分之所當得也將無曰彼郡爵猶可假曾是區區者而
不余畀乎開前此未開之例加前此未加之恩俾端一

啟衆各效尤人人欲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朝廷之所以布大信而立紀綱者何所恃諸司之所以慎筦鑰而服人心者何所守乎在明旨固不許援例而日後陳乞者則又不以例為例而以不為例者為例也茲所關豈細故而其漸可復長乎伏望皇上以大道為公轉圜納諫始雖念懿親當重而欲施法外之恩已又思祖制難更而裁以應得之分收回成命示不得已仍諭本藩無復瀆奏此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惟聖明裁察焉

議秦府進封第三疏

近該秦王誼漶為弟中尉誼漎誼漶乞加封郡王將軍及女封郡主各一節隨該臣等據例覆奏極言其不可加封之狀仰荷聖慈念首藩懿親特允所請續該臣等復據例執奏伏奉聖諭特恩原不為例著遵前旨行欽此臣等竊惟君有成命則臣下自宜欽承又何敢再三瀆奏以輕犯天威惟人臣以守官為義亦以盡言為忠考之前代固亦有牽裾綴牘卒以得請者傳之後世以

為明主盛節臣等幸逢極辨之朝冀此風之復見於今日也故敢申三諫之義以畢其欵欵之愚惟皇上垂察焉竊聞王者有至仁無私恩如以懿親之誼不論功不詺德徒念其請求之懇重拂其情而姑破格以徇之雖特恩亦私恩也雖不為例亦一例也古者帝王敦睦九族豈不欲恩施無窮顧見夫人情之不可饜而度吾恩之必有所竭也於是不得不限之法制以平其不一之情而示以各足之分使崇卑有定尺寸不踰上曰有法

在吾不受私下亦曰有法在不敢言私上下相維以法而子孫保之世世無極此所謂至仁無恩恩之至也我國家宗藩條例實鑒於此若此例一弛則請乞紛至各自為說朝廷無畫一之法而所司議覆者亦得以高下其手議不與則曰特恩不為例議與則曰先年有事例蓋均一帝派均一懿親彼可請此亦可請與則恩不與則怨是今日之特恩為他日徵怨之端也不可也此猶其小者也效尤者衆則違犯者多及抵於禁然後裁之

以一切之法使王室懿親有欲曲全之而不可得者是今日之特恩為諸宗削奪之囹也不可也此猶其或然者也今宗人窮困甚多而歲祿不繼藉能安分循理保其所有猶不貽主計之憂如恩可倖承則奸徒之誑惑愚宗者謂非分之福必屢邀而後可得也於是使人絡繹於道遂囊槖盡輸於廝隸吏胥之夤緣為奸者亦得以肆其漁獵則諸藩之窮困日益而東平之為善益鮮者亦自此始也茲特恩之所宜慎施也臣等非不知再

三之瀆無所逃罪顱謂聖明在上不靳轉圜倘幸蒙采納特賜停止使臣等得守其官以不廢祖宗之法而益以彰皇上從諫如流之美傳之萬世豈不有光於前史哉

復秦府進封第四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刑部看得秦府奉國中尉誼㴑誼漶各進封一節臣等既奉有明旨及該司查案前來不敢不具例題請至其與宗藩條例原自不合臣等亦不敢

中變其說葢君有成命而臣子必委曲承順以為恭敬者此臣等之本心也知其不可而又為隱忍題覆以轉移其說則內自欺其本心而上干祖宗之良法美意可垂之萬年不刋者一旦而有所不行是臣之謬為恭敬以亂法也不敢也頃者魯王頤坦之為子壽鏞請封也似與例合皇上猶恐其庶封之濫而下部議覆移檄查覈終不以懿親之故而廢法葢主上之德意如此臣等顧不能於例所不合者而明正其罪以將順德意於職

掌謂何且恩出於例則人以為正而法紀歸一恩出於
倖則人以為疑而蹊徑浸貳此亦其漸之不可長者惟
聖明酌量施行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議慶成王乞封繼妃疏

臣等看得慶成王慎鍾始為長孫該先王代奏選張氏
為內助承受祖命已正妾貳之名繼襲郡爵該本王自
奏進張氏為次妃荷蒙聖恩復有畫一之議本部當時
題覆明白詳悉似有預為之防者已經奉有欽依昭如

日月詎敢作偽欺罔且次妃進封繼妃原無此例若以萬曆七年之例則得受次妃已屬厚幸乃本王不知感恩輒敢隱下内助詐稱繼室妄援選繼要例及西河王表相等前繼夫人進封繼妃事例混行奏擾不惟於要例大不相合亦復悖違祖命孤負聖恩欺誑君父而略無顧忌者矣臣等查據玉冊慶成王生九子俱未請封一子敏泥二子敏漻乃二妾王氏所生三子敏漆次妃張氏所生張氏得封繼妃則敏漆即稱嫡出可為異日

奪長之地其邪謀詭計實在於此殊不思綱常法制繼世大坊本王欲進内助為繼妃是以妾為妻而有乖夫婦之倫欲使庶子冒嫡是以少凌長而有失兄弟之序溺愛縱情刼奪示教是父不父子不子而有傷父子之恩即使百方求情獲遂所圖而三綱淪九法斁其何以行之哉我皇上中天地為綱常之主方俾九族惇睦五品順遜以普同倫之化宗室中豈宜有此况郡王諸子嫡庶長次封爵懸絶必其恪遵定制庶幾不生亂階語

云千人逐兎一人先得貪者自止分定故也使張氏止於妾妃敏漆定於庶次則王者無失其王將軍中尉無失其將軍中尉兄弟安而妃妾和慶澤之及於苗裔者何窮不然僭嫡不祥犯長不順骨肉自相殘害其禍不知所終矣彼奸人唆誘止以幸一時之寵利而危於人國害於人家有如此者恐亦非本王之福也且同一嗣子鳲鳩之愛何分彼此特未之深思耳臣等欽奉明旨再四詳議質之法例揆之天倫酌之事理無一可者故

斷斷乎其不可從也本王違例妄干委應罰治但係郡爵臣等未敢定議至於該府教授等官平時不能以禮啓迪臨事不能據法諫阻輔導之職誠為曠缺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山西廵按御史將各官行提問罪再照各處宗室生長不諳法體奸人乘機誘引實繁有徒合無並行山西廵按御史將屢次賫本總旗提拿究審照例發遣庶奸徒知銅墨之儆而宗室有磐石之安

廟享事宜疏

臣按帝王宗廟陵寢之儀至大禮也古人極為嚴重所以考覈精詳隨時變易必協諸義而無弗安斯可以肇禋祀而仁祖考矣我國家開創之初建立陵廟盡制盡倫詎不欲埀之萬世而無弊哉第相沿二百年餘中間因革損益不無可議者蓋先是諸臣已曽建議及之竟以議論不同而止臣等待罪禮官乃其職掌心所未安久矣而太常寺卿裴應章復有此議誠於祀典有裨臣等謹將所陳四事逐一議擬上請伏乞聖明裁定

一曰太廟侑享之禮臣等謹查得國初建四親廟歳凡五享以親王從祀於東廡功臣配享於西廡各遣官分獻洪武九年進親王於殿内東壁功臣西壁嘉靖間仍序列東西兩廡二十四年新建太廟成復進列東西兩壁罷分獻及考儀禮諸書與前代故事無親王祔享之儀我太祖高皇帝特以義起之意若以展親報功皆至情之不容已者乃該寺則據禮而論謂諸王本從祖祔食今四祖之廟已祧而諸王無所於祔則義罷禮也但

欲祔之祧廟似猶有未安焉蓋祧以藏毀廟之主為祖也非為孫也禮有祧不聞有配祧者當諸王之侑享於廟也故事特以紙為位祭畢而焚之已矣必且祔之於遷祖之廟將更為設主乎不乎不為之主何據而祧為之主是本無而反益之也宗廟之享祫為重故禮稱禰遠而彌尊夫既以時享不可預而顧以預於祫此臣等之所以為未安也蓋據禮則當以墳墓之近皇陵者祔享於皇陵之廟近祖陵者祔享於祖陵之廟而後於禮

為無嫌亦可以不失太祖之遺意但考洪武元年初享
十五王之文則有曰朕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殁凡我伯
考兄姪悉追封為王伯妣先嫂皆為王夫人列祀家廟
著為常典臣等莊誦聖謨而深惟太祖之意以酌於情
禮之間有不敢輕議罷享者無已則仍遵初制序列東
廡猶為近禮乎至於功臣配享彝章具在而該寺復為
此議者謂廟中有列后在上則異姓之臣禮當别嫌而
至尊拜俯於下於諸臣之靈亦必有蹙然不寧者宜照

舊於西廡配享仍各於東西兩廡遣官分獻始為合禮

伏乞聖裁

一曰内殿祭告之規臣等看得朝廷建奉先殿於大内凡車駕出告反面日月上膳薦新及冊封朔望諸禮皆於是行之葢於太廟五享之外又以是而廣其如在之思也夫曰大内則非外廷可得而與者以故祭品辦自光祿寺告文及執事人員俱取自内庭太常寺雖職專祀事而此實不與焉及至嘉靖以來冊封諸藩有遣

官例於時始用該寺人員執事而祭品祝文則仍舊取之於内也萬厯元年該寺照例以遣官請復奉旨親自行禮二年又申明舊例以執事人員請則奉旨仍自内庭供事自是該寺止先期以冊封祭告題請而已而其他無與也乃近年以來斯稍有不同者遇上親行則照例於内庭供事或遣官則凡執事人員及祝文祭品俱取辦該寺矣然猶可先期預備於遵守亦未嘗不便也惟近者皇貴妃冊封祭告奉先殿祝文執事皆出内庭

而祭品又取之該寺於是始事體不一遵守未便倘或有奉旨親行忽臨期而遣代者則事出倉卒備辦尤難故該寺復有此議委宜酌為定規以便遵守臣等謹議得該寺職掌專主祀事而光祿則專主膳羞之官其內殿祭告則猶取象於生時上食之義也且大內禁地外人出入有干明禁合無查照舊例凡遇祭告內殿無論親行及先期臨時遣官其祭品俱由光祿寺備辦惟告文及執事人員遇親行則辦之內庭或遣官則暫用該

寺庶内外各官無推諉悞事之弊而奉遣行禮者亦無僭用内執事之嫌禮得中而可行事畫一而易守矣伏乞聖裁

一曰諸妃祔陵之祭臣等看得陵寢之祭與宗廟之制不同廟祭止於正后而陵寢之祭則諸后妃皆與焉先是長獻景裕茂康六陵諸妃祔葬者祭於陵寢而葬金山諸處者祭於本墳迨嘉靖十七年秋六陵妃俱配享各陵殿罷本墳祭所以明萃渙之義篤宫闈之親者真

可為萬世法程矣乃世廟諸妃安厝於金山等處者至今已二十餘年曾無一祔享於陵殿何先後之不一若此也今該寺欲比照前例奉世廟諸妃墳所神主俱升之永陵之殿一體配享而罷其本墳之祭深為有見相應依擬一併舉行庶乎事體歸一而善制之遵行可久矣臣等又查得每歲清明霜降各遣官五員行禮其中有專祀一陵者有一人而兼祀二三陵者各衙門陪祀諸臣亦各隨遣官行禮據初意豈不以陵寢相近則禮

可攝行而不必專官乎乃其中殊多有未便者蓋諸臣既至陵所必候長陵舉事方敢行禮令專祀者行禮已畢而兼祀者尚在趨蹌昏夜茂林疾馳山徑卒遇風雨尤屬倉黃故有主祭已至而陪祭未至者有行禮將半而至者亦有卒不及至者即有監禮諸臣時當昏夜何從認識蓋不但繼以倦怠而已合無自今以後除遣官行禮仍舊五員其陪祀諸臣則各照陵所寧少無兼斯可以竭誠將事而感格神明矣伏乞聖裁

一曰陵祭品物之式臣等查得各陵寢歲時之祭祝文牲帛無弗同者惟元旦為加隆顯九陵恭讓恭仁之陵止於酒果而越靖等及諸王妃則又有牲帛祝文反從其厚此該寺所以有畫一之議也然以臣等度之似亦有謂蓋先是九陵帝后歲暮已祫祭於廟矣旬日内且復有孟春之享故元旦之祭在陵殿止用酒果者非儉也禮也若諸王諸妃則祫享春祭既皆不與若元旦一祭更復從簡不幾於疏乎其特用牲帛祝文者非過為

豐也亦禮也稱情立文在當時議禮之意原自有在所未盡者特恭讓恭仁既不與祫享於廟中又不設牲帛於陵殿是亦禮文之缺而議者偶未之及耳臣等謂宜增二陵之祭而補其所未備其餘則仍舊典庶幾為安至於祝享有文所以達致祭之意而冀神之聽之也今諸王及諸妃墳所祝文俱係安厝時所用迨今薨逝既久世代屢更而祝享之文猶復仍舊揆之於義多有未協如永清太長公主俱稱曰爾者在當時以尊臨卑之

詞也自今用之得無有不宜乎祭𥹋后吴氏之文曰惟靈仙逝日月不居英妃魏氏曰惟靈仙逝冬至倏臨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總之皆初時祝告之祠也今年運已往矣尚猶不可變乎合無勑下太常寺通查各項祝文凡有未妥如此類者俱開送翰林院改撰通用祭文一道但叙歲時遣官之意盡削去傷悼餘詞仍分别王妃夫人各從其類共為一祝後有增入者掩壙之初撰一次其以後節序之祭不必别撰庶乎情順禮安祝告之

際神居然歆之矣伏乞聖裁

壽宮相視疏

八月二十一日内閣傳奉該文書房口傳聖旨大峪山開窆玄宫處所據張邦垣進圖西北角微有石塊欲往前少移著禮部帶同張邦垣等審定可否來說欽此臣等祗奉明旨謹於二十七日前往大峪山會同國公徐文璧大學士申時行司禮監太監張誠及總理工程太監張禎工科給事中王敬民等並原相擇工部主事閻

邦及各預事諸臣及於玄宫極中之處引繩四周度以尋丈看得有石之處横亙頗長不止西北一隅微有石塊但玄宫後界至石前邊相離頗遠其中隔一丈三尺左角隔三丈三尺右角無石俱於作用無妨似以不移為便若寳城方牆規制之外似應從其所擬但一移則前薄谿徑而後漸遠於主山恐於來脈稍脱規制不易展布也此據該監所言為之折衷有如此者若以臣等據理而論則禮有曰卜其宅兆夫曰卜之為云誠慎之

矣豈其不擇顧禮之所貴於擇者惟曰幽遠閒曠無有他虞草木蕃殖無有潟鹵大勢嚴正無有傾欹風氣完淑無有粗惡如是而已豈如術家所言因是以規福利耶蓋術之難憑不若德之可恃土有五色不若民無二心我皇上之愛民深而格天至矣天保萬年時斂五福自當有在豈在土壤故臣等於張邦垣之所稱引不能深究其義惟據實以聞如此伏候聖明裁定施行

議改北嶽疏

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巡撫大同地方

賛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來貢題奉聖旨恒嶽

祀典著禮部查明定議來說欽此臣等謹查得渾源州

志内開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古北嶽也上有嶽廟陶唐

氏所建舜時北巡狩至於北嶽值大雪遥祀之忽飛一

石墜帝前名曰安王石乃建廟於大戎山又五載再巡

狩其石又飛於曲陽復建廟於曲陽令州之恒山有觀

乃唐武德中道士高明素所建也又有洪武十二年重

修古北嶽廟碑文内載渾源恒山爲古北嶽自有虞氏歲十二月北廵狩躬行望祀後飛石東遷卒建祠於曲陽歷代因之而恒山之祠廢不復舉是則北嶽之紀於渾源州志者如此及考得尚書禹貢冀州恒衛既從註云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註云在上曲陽縣蓋職方并州即禹貢冀州所分也史記趙簡子藏寶符於恒山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

註又云在上曲陽西北通典及文獻通考皆云定州曲陽縣北嶽常山在焉而通鑑地理通釋亦云常山在定州曲陽西北百四十里常水出焉蓋漢置恒山郡避文帝諱改曰常山皆今真定也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寺祀五嶽四瀆而北嶽在常山之陽即常山郡之屬縣也唐武德貞觀之際祭北嶽恒山於定州蓋至唐復置恒山郡宋初緣舊制亦祭北嶽於定州漢碑不存無所於考唐宋碑刻具載北嶽祠事則曲陽之祀北嶽不始於

五代之際明矣元起朔漠正宜祀於渾源乃代祀碑記仍在曲陽廹至國朝洪武二年二月奉太祖高皇帝之命肇祀北嶽及三年六月降詔正名定為常典列聖繼統遵行無斁是則北嶽之著於曲陽縣者如此及考曲陽縣在隋為恒陽縣恒山在縣西北一百四十里渾源州元初為恒陰縣恒山在州南二十里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或曰皆指恒山而名未可知也後魏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考之北史蓋其時建都平城因總祭

嶽瀆於此非因北嶽所在而專祀也又查得弘治六年七月内該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昇有釐正祀典之題本部覆北嶽恒山之神祀於曲陽自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未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志無考禮云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孝宗皇帝可其奏今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大同都御史胡來貢題請改祀北嶽於渾源州恒山即命大臣出關

祭告各一節除今次祭告已經題奉欽依無容别議外照得改嶽事體關係重大據今所查反復叅詳竊謂載籍雖博必折衷於經傳典禮至重難輕信乎傳聞今據本官所請固非無據第其引虞書魏史之文亦止言祭於恒山而未見恒山所在至禹貢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即今定州曲陽縣則恒山之在曲陽既已明著於經文而漢神爵元年祠北嶽上曲陽唐武徳貞觀祀北嶽定州則曲陽之祀恒山又非肇始於五代

蓋歷二千餘年而明禋如一日誠考據精確非漫然沿襲也其謂五代之後祭於曲陽者蓋因宋失幽并遂祭北鎮醫巫閭山於定州北嶽祠中遂誤以為望祭北嶽耳至於渾源之稱北嶽止見於州誌碑文而稽之經傳茫無可考想其紀載之辭亦出傳聞之誤即誌內飛石等語在本官亦謂其不經矣而可據其文以改祀乎大抵恒山自太行東來綿亘千里同一分野在南在北皆可取名即以山之向背而言則祀於陰者終不若祀於

陽者之為正也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别議五嶽太常卿范洪力言其不可而止則改嶽之事自昔重之况我太祖高皇帝神聖開天極重祀典當時山川地里無不圖上而曲陽之祀仍舊即今大明集禮所載漢唐宋北嶽之祭皆在定州曲陽與史俱合可見當時考核已自精詳二百餘年國有大事必行遣告豐碑鉅刻林立祠下則今恒山實為畿内重鎮孕靈已久一旦毁廟貌廢碑刻舉而改建於邊徼之地竊恐未可輕易也而

況在彼無稽在此有據又彰彰如是乎臣等再三酌議
委應遵依憲典仍祀北嶽於曲陽縣其渾源州恒山既
洪武年間重修廟宇合無查照弘治中原題行該鎮巡
撫衙門轉行彼處官司量加修葺用存古跡庶為兩全
但事關典禮臣等未敢擅便伏候聖裁

亦玉堂稿卷二

亦玉堂稿卷三

明 沈鯉 撰

學政條陳疏

竊惟世運汙隆本乎人才風俗而人才之登耗風俗之美惡又皆自學校以出蓋學政之所關綦重矣乃今為教職者既徒取備員而有司又漫不加意以致學政日以陵夷民俗遠不如古此其故非小也臣等叨典風教

不敢不身任其責謹條所當修舉者八事除議處教職事宜已經題奉明旨外其餘七欵謹開上請如蒙俯賜采納容令臣等刋成書册咨都察院轉行各省直廵按御史及兩直隷提學御史通行所屬衙門一體施行以責實效其於世道民風未必無小補也

一曰明大義以覺人心夫為學不知大義而徒以條教約束之猶之行道之人不知其所適之處而責之邁往無益也夫國家養士以學校而取士以科目者何為乎

蓋鄉舉里選之制既不可復不得已而觀人於語言文字之間即其言之理以期其行之篤而為國家經濟之用其大義本如是也今之士不復知此久矣童而習之惟曰吾勤學取科第可以榮吾身榮吾家也父兄之教其子弟師友之相為勸勉者亦曰惟勤學取科第可以榮爾身榮爾家也必且明體適用修已治人以畢吾性分之事如古人之所謂學者其誰乎夫出處行藏本無二道世未有窮之所養惟專以身家為念而達之所施

能卓以民社為憂者故吏治之不飭不在其服官之日而自其藏修已非矣頃者我皇上軫念民艱綜核吏治至於再三臣等因是以深求弊源欲備舉國家養賢之意及古人為學之指申告多士使知向方而啟其久迷之心志仍以勑內條欵緊切士習者與臥碑一並刻石使士子朝夕諷誦則大義以明而學政科條可漸次修舉矣伏乞聖裁

二曰頒制書以儲真才夫學不通當世之務者雖多識

前言往行終不免有生今反古之失臣等伏覩國朝制書皆列聖之精神心術政教紀綱所寓於官學最為親切者也惟其籍在天府士雖居輦轂之下有終身不知其名者況遐方遠裔者乎伏乞勅下本部轉行各省直提學衙門查照先年頒降制書其或未經刊布或刊布未廣或已刊中廢者各酌量工費大小行令所屬府州縣衙門分工刊行以資士習如大明律大明令大誥三編諸司職掌洪武正韻皇明祖訓孝慈錄洪武禮制禮

儀定式稽古定制資世通訓教民榜文學校格式憲綱事宜等書所在府縣俱宜刻之至於先臣丘濬所進大學衍義補及國朝名臣有纂其行實為錄者雖不敢與制書比亦昭代文獻可為士子矜式似宜比照前件以其工費稍多者刻之藩司費簡者刻之各府使人知景師先哲以明習當世之務亦儲養真才一事也伏乞聖裁

三曰嚴保結以崇行誼竊惟國家以辭章取士未嘗以

辭章盡人也葢於科舉之中寓里選之意里選者何今之保結是已夫保者甘與同罪結者要以終身式曰依奉奉事例也曰實保得某人身家並無違礙如虚甘罪示連坐也夫違者違悖於禮法礙者曾入於過犯不獨此身無違礙而曰身家並無如此乎責士之詳也始以里老隣佑之甘結謂居相近者知之必真繼以師生之互結謂學同庠者信之必審又繼以司府州縣官吏之印結謂干係重者勘之必嚴如此乎責保之密也祖宗

取士亦何嘗專辭章哉而今也失之矣覈實者久無其人與結者不知所謂雖有行不齒於家邦人可投之豺虎一試高等衆皆刮目苟工鉛槧即謂賢才保結故紙耳夫舉士不尚行士何慕而修行哉臣等為今之計不敢遠引古人鄉舉里選之法惟責其有保結之實而已亦不敢遽求士以六德六行之詳惟望之無大過而已夫大過有十其一曰奉養有缺語言忤逆為不孝之過二曰陵侮尊長殘薄骨肉為不友之過三曰酗酒敗德

攜妓宣淫爲不恥之過四曰强買田宅私債準折爲不睦之過五曰出入公門爲人請託爲不守之過六曰賭博營利唆訟害人爲不端之過七曰結黨挾官恃才慢長爲不遜之過八曰營私舉惡挾讎阻善爲不恭之過九曰攬包差糧武斷鄉曲爲不謹之過十曰雜處下流甲汚苟賤爲不重之過此十過者齊民有之謹厚者羞與交焉而况於士乎臣等請立爲條格刊布學宫徧及閭巷以爲保結之式使士子平日因此警省知所自重

凡有童生入學生員科舉考貢舉人會試及舉監起選者本提調官俱取里老隣佑及本學廩增附生員各連名結狀一紙務遵照條格於各欵項下從公填註有無字親筆僉名其保結有礙與無人保結者童生不許送考舉監生員人等不許起送保結無礙者提調官研審是否真確印結送府府官亦如前審實印結類送布政司各不許虛應故事而數行之中科舉生員尤不可不嚴加查核者葢生員一得中式即為蒼生禍福所係且

人數不多於品藻亦易為力慎不可故容應試以致僥倖出身為他日民社之憂蓋科場試士本選賢才既知其不賢不才矣則亦何試之有乎有如吾姑試之而彼得文君子之辭以混入賢才之網是為國家崇冠讎而為生民聚螟螣矣一省應試生員多至四千餘人少亦不下二千中間豈無行檢不修之士何得以俱無違礙借口也如有具結生員及隣佑人等扶同隱匿或仇讎陷誣以圖報復事發連坐若提調官教官有徇情避怨

容隱匪人者撫按官指實參奏如此則有司之關涉也重所以察士者不得不詳士之科條也嚴所以律身者不敢不慎以之布列有位知其不為民害明矣伏乞聖
裁

四曰議考校以變士風查得近年提學獎率士類未嘗不諄諄以德行為言而考藝論業亦未嘗不孜孜於窮經明理敦本尚實之務乃士習卒不可變而尚德之風未有先之者則真意所在有不能喻之於人人亦以文

具應之也夫天下之事言不能喻者則在以真意轉移之據今提學官按臨地方考試士子必先校藝校藝畢而賞罰行焉士子知如是之為榮辱如是之足勸戒而已矣彼其心志耳目已有定向而吾始舉其行優行劣者或一二人或三五人以示勸懲終不過舉行故事未見為尚行何如者而徒諄諄命之曰校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其誰能信之矧當校藝之時士即有行如䔍跖者倘其文在高等便已視如拱璧不忍釋手萬不得已薄罰示

懲亦不過舉行故事未見為尚行何如者而徒諄諄命之曰校士先行檢而後文藝其誰能信之此真意所在有不能喻之於人而人亦以文具應之者也合無自今以後凡提學出巡一到地方即將所訪行優劣生員公同提調等官多方叅問於闔學諸生舉其與公論符合毫無可疑者各量其善惡輕重分别賞罰務俾羣情快愜的然可示勸懲不得虛應故事使人以為口實如是已畢方另日考校文藝蓋一先後之間而意指輕重已

昭然明示於人人皆知朝廷之作養人才不專在詞章記誦之末必且爭自濯磨以求副於公論似亦激勸鼓舞之一機也如賞過行優生員以文藝考居劣等者免其降黜罰過行劣生員有年未弱冠姑容肄業者雖文字考居優等不准補廩幫增如是以低昂文行則吾之真意可以明示於人人庶幾不以文具應之也至於較文亦自有敦本尚實之道不專在詞章記誦之末者邇來士子雖皆以經書為本業而務明理淹貫者鮮矣高

者工藻繢下者習剽竊巧者務摘題拙者專記誦即有孳孳矻矻以窮年佼佼錚錚稱雋才者猶或家不蓄史鑑目不睹性理而已裒然與計偕預廷對及問以他事則茫不能知焉直至登第後始幡然有意學古亦晚矣臣等有慨於斯欲稍於成法之内矯其故習竊謂考童生者除經書二藝外必試以論論必以通鑑性理命題使其知古人行事與為學之法此外仍默寫小學或曲禮一段以責其蒙養非俱能通曉者不得取充肄業生

員除二藝一論外必加策一道策必以時務發問此外仍於朱熹家禮内命題一道使默寫大意非俱能通曉者不得寘高等蓋禮為立身之大閑禮明則德性堅定而忠孝節義胥從此出若有於本經之外能默寫別經起止四條者是其學為有本即經書文論未必過人亦與優敘又或有條荅時務可備采擇者是其學為有用即經書文論未必過人尤宜亟與優敘蓋國家設科取士本欲得其實用非徒取其空文而五經在人如飲食

有五味繪事有五色聲律有五音皆缺一不可者也今士子各占一經雖其專門之業若能移其記誦時文者以誦讀别經通曉大義三年之内不可卒業乎即以資舉業之用孰與誦時文為多乎乃士方吾伊佔畢之初即以其一鼓之氣而敝之於章句殫其平生之力而僅為一日芻狗之用骨腐齒脫終於面牆亦可惜也𠜂令文體已正無雕刻組繪之勞若以專治本經諉曰未遑臣等不信矣故士專一經則學有餘力而記誦時文日

多兼誦别經則不遑他及而記誦時文者自少此不但廣聞見亦可正士習焉故臣等欲懸徙木之賞以誘其進惟不為一切之法以强人之所不能也科舉而試之五策也葢設之以事使謀而行之欲其通當世之務也乃令中式者第主經書義五策疣贅耳時務一策以居最後則又疣贅中之疣贅矣如是亦奚以策為竊意場屋欲得真材必首發時務策三問如有言中肯窾通達世務或博極羣書淹貫六籍者即一二場不甚優與亦

與中式此所謂尚實敦本之道也夫論行既如彼而校藝又如此則考校科場不出乎祖宗成法之外而可以得真材為國家効實用矣伏乞聖裁

五曰議歲貢以儲教職夫貢士之除授教職者十常八九葢朝廷既專藉此途以修明學政長養人材則其所關係亦重矣乃今既輕而與之人輕而棄之使師道不立人才鮮育此不可不為深計也查歷年歲貢生員除願就教職者移咨吏部聽選外餘該分送兩京國子監

肄業乃諸生俱自以年老為詞不願入監紛紛告擾不已及驗其年貌果已衰頽考其學業委多荒廢者夫以旦暮之人而強之鼓篋以待用於十年之後則不近人情也甚矣於荒廢之餘而使為師模以望其作人之功則不堪適用也審矣知其不堪而猶復以是官畀之使師道不立而人才無所成就教化日以陵夷者孰執其咎此不可不變而通之也查得萬歴五年該大學士張居正題准生員考貢一正五陪從優選取一時起貢到

部者多年富力强文理成章之士乃人情不安而行之未久旋復報罷則廢棄者衆而仁厚之意鮮也臣等就中斟酌竊惟國家之養士以厚故於其出身之路宜稍從寬朝廷之用人以才故於其任職之時當更加慎今既題復舊例取食廩年深者一貢一陪固已寛矣若復於考貢之時不論其文理通否年齒老少一槩起送赴部則非國家用人之意也合無行令各省直提學官凡遇該貢年分預行各提調官將起送應貢生員各進學

補廩年月除造冊外仍明開卷面用印鈐蓋類集會城
嚴加考試凡文理不通者徑給與儒官劄付優免終身
其文理未荒而年齒衰邁及廢疾不堪任職者止准以
貢士出身行令有司照常禮待其當年起貢公費亦准
盡數給與但不給公據赴部各省由布政司總造一冊
兩直隸由各府造冊類申本部與題訓導職銜咨過吏
部各給劄付致仕其貢缺不必再補如臨當考貢之時
正貢遇有事故不及預考者即以陪貢為正品校如前

其到部廷試文理不通者亦准照前例與題訓導職銜致仕不必更發學肄業再行起送以滋煩擾如就中有博古通今奇才異能之士翰林院題准送過本部轉送吏部再加考驗得實即除兩京國子監相應職任以示鼓舞按國朝廷試舊規止經書義各一篇判一道即有異才無從見之合無照廷試教職例加策論二道而廷試之日宜申明舊規勑下巡視御史及錦衣衛巡綽官校嚴加防範凡文卷未畢兩掖門不許容人往來以絕

奸弊夫人皆有所成就則國家養士常不失仁厚之意官不至於倖冒則朝廷用人又特極遴選之公似與人情相安而法行可久也伏乞聖裁

六曰明職掌以督提調竊聞循良之政教養為先故曰守令者民之師率也今之守令率視作人為末務漫不講求者比比矣上焉者考取門生以植日後之恩私苟且者到任下學緘口聽講一次而已通學諸生勤惰任其升沈善惡任其行止風化任其陵夷紀綱任其頹壞

安所貴提調之責哉而兩院不以此為舉劾提學不以此問修廢無怪乎學政頽敝而風化日流一至此極也臣等嘗莊誦太祖高皇帝聖諭曰致治在於善俗善俗本於教化教化行則閭閻可以為君子教化廢則中材或墮於小人又查得洪武九年有莒州日照縣知縣馬亮考滿吏部據本州考語奏本官長於督運高皇帝曰農桑衣食之本學校風化之原此守令先務不知循此而曰長於督運是棄本而務末豈任職者宜黜降之使

有所懲葢國家之重教化不但於諸司職掌開載甚明乃聖謨洋洋昭如日星固臣子之所宜奉為章程者也奈何獨役役於簿書期會而於所謂風俗人心之大反弁髦視之耶臣等請申飭府州縣掌印正官凡提調諸生宜設置善惡勤惰簿四扇除訪察十過有無已紀於善惡二簿外朔望下學之日將國朝制書四禮儀節曾刊布學宫者舉以問難諸生驗其勤惰以行賞罰且因而分別登記待歲終之日類申提學衙門拔其註勤獨

多者再加奬賞累惰不悛者俟按臨之日另行開報其文課則聽從諸生取便立會有司惟據其會所若干編為名號不時取閱會文拔其有進者量與作興因以正其文體使合須降程式不得更為險僻奇怪以壞士習至如文廟學宫不宜污穢傾圮簠簋几案不宜塵垢損缺先賢祠塚不宜樵採荒廢道釋庵院不宜私創增修教民榜文宜舉其節要以揭示於通衢聖諭六言宜設為木鐸以日徇於道路鄉飲酒禮本貴德而尚齒也不

宜虛應故事且濫及罷閒有過之人旌表節義本微顯
而闡幽也不宜久為沈抑且畧於寒賤孤微之輩社學
宜隨在布設教讀宜加意遴選申明旌善之亭不宜以
年少者為老人下流者為有德名宦鄉賢之祠不宜以
爵位而掩公評因子孫而及祖父山谷有懷才隱逸之
人宜加禮遇先賢有衰微不振之裔宜與卹錄服舍違
式婚喪踰制者宜一裁正左道惑人淫詞亂經者宜一
禁止俗尚奢靡宜矯之以趨於儉朴風會澆漓宜挽之

以歸於淳厚諸如此類皆關係世道隆汙民生休戚其得之而釀為福也如日之加長而人不見也其失之而鍾為亂也如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及其勢之已成機之已會則或為太山之安或為累卵之危葢皆有漸以致之而人乃聽之以為迂視之以為緩詎非以目前之事為吾事而他日之利害吾可不預其責乎夫帝王之治天下也不過治教養三事臣子行君令而致之民承流宣化顧可舉此廢彼以為盡職哉合無行令撫按提

學官將前項事件著為條格嚴行所屬有司加意修舉即以治教養三事及操守一節分為四項以注屬官考語雖有别項政蹟不得一槩薦舉伏乞聖裁

七曰重提學以便責成夫提調學校之官乃一方風化所係今之提學所自任者第校文一事而已矣豈凡一切風俗紀綱禮樂教化之務俱非所當身承者乎所謂稱職者亦不過校文不爽考試無私而已矣豈凡勅書臥碑及近年之所申飭者俱非所當究心者乎先朝提

學山東薛瑄南畿陳選江西邵寶諸臣率能身先德化訓迪生儒一省翕然向風當時號稱得人今士不興行化不及民未必皆士之罪也請自今會推提學務求文行兼優之士卓然可為師表者不許浮慕文名一槩推用其提學職任除校士一節已備陳前欵至於學政風化凡係于提調職掌者宜遵照前項欵目於校士事畢將提調各官一一考察要見某項曾否舉行某項是否合式有廢墜則與議修復有差違則與之裁正某留意

教化雅稱賢能某怠廢職業應該議處各開註賢否俟
巡歷一府已遍則類送撫按一省已遍及陞轉離任則
開送吏部朝覲之年則揭送吏部都察院以備考察其
餘俱遵照敕書便宜行事以稱風紀之任斯提調各官
知所警畏而不視教化為末務矣葢提學之督課有司
者當如此至於教官其文藝雖不必皆賢於弟子若以
身範物先矯輕傲惰主持清議彰善癉惡則人皆可勉
而能也今宜以所能者求之論其行誼之優劣職業之

勤惰舉報之公私才力之長短蓋儒官祿雖薄而其所與者皆天下之英才其冑襟宜富位雖卑而其所膺者乃師模之重任其體貌宜莊若其濡足於有司之門輕身於富民之家逞私忿而謾駡諸生修小嫌而傲忤僚友或放子錢以求息或耽麴蘖而忘反斯皆有累大德不堪型範宜即遵照勑書挐送按察司問革輕者戒飭此所以考驗其德行者也以職業言之宜專責訓導訓導於本齋諸生耳濡目染其賢否易知也人數不多其提

撕易徧也提學官履任之初宜預行各學訓導將本齋諸生除肄習舉業外其限定國朝制書及家禮儀節內各立程限督令諸生一一講習而掌教總率之候案臨下學之日分齋掣籤聽其講貫中間有以勤蒙賞者查係某齋獨多即將本齋訓導一併行賞以惰受罰者查係某齋獨多亦將本齋訓導面加詰問掌印教官則總論分數多寡獎戒如前此所以考驗其勤惰者近年提學凡考校生員行誼者率不由教官舉報則以其徇情

好惡而毀譽失真也臣等竊以為欲考教官賢否者正在於此顧獨可因噎而廢食哉今後提學官遇將案臨之日宜先令訓導各開註本齋生員孰為行劣務要指據實跡不得含糊漫應掌教官再加評覈密封類送如各官所開與其所訪者或此夷彼跖一可一否以參問闔學生員必有歸一之論則各官之有無徇情是否毀譽固亦不得而掩也而賢否據此可知矣如於鄉飲酒禮鄉賢名宦及節義旌表之類舉報不公致干物議者

亦查其有無他故分別不謹不及與註劣考此所以考
驗公私者也至於閭巷小民與儒學教官雖無統理之
責亦宜協贊有司分行教化如縣學訓導二人則一任
治城之東自某里以至某里一任治城之西自某里以
至某里每月巡行一次其間社學師生則驗其肄業之
當否民間鄉約則驗其舉行之得失而與之講說校正
此不但職分之當然亦可以觀其才幹之優劣蓋提學
之督課教官者當如此夫有司教職俱能分理於下而

提督憲臣又能總率於上猶曰學政不舉而教化不行者無是理也伏乞聖裁

因災陳言疏

伏自祖陵災變諸臣以憂時言事者既章滿公車矣臣何敢復贅惟諸臣言人人殊臣恐勞皇上省覽且未易徹也謹絫衆論撮其大指申以一言惟幸垂察臣仰惟皇上尊祖敬宗盡倫盡制所崇奉則列聖陵寢也所尊親則慈聖太后也所詒謀燕翼則太子諸王也所欲傳

萬世者大寶也所欲與堯舜比隆者令名也所欲使薄
海內外盡入版圖者土地也所欲隆堂構者三殿也所
欲使充牣露積者內帑也宜皆可必得必遂矣顧所與
共圖之而共守之者其誰乎則在民心之無失而已矣
夫民至眇眇也而不得丘民不可為天子亦至蠢蠢也
而不得其心不可以得民故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
財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由是以觀則君之於民也龍憑雲水載舟不得則不可

行也今天下人心何如哉葢自礦稅興而中使徧天下中使出而四方無藉之徒隨以為爪牙耳目者或分布鄉村城市或把持關津渡口或武斷於商賈湊泊所在乃無不樹黄旗揭聖旨都輿從張氣談以稱名内監者而内監不能盡知也其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者如虿集牛如蟻附羶内監亦不能别真偽而使不假借也又非如此而已也前方征後復榷既征榷復告訐或誣為斷截皇損或誣執容隱罪人或以為

曽發古塚而得竒珍或以為曽開古窖而致鉅富或云某宅有礦也壞其宅某墓有礦也掘其墓其毒惡如梟獍其呑噬如虎狼在在不聊其生人人莫必其命一林之内而縱數百鷹犬以蒐之不盡其卵㲉不止也一池之中而下十數網罟以漁之不盡其鯤鮞不止也故總計天下之財十分為率皇上之所得十二内監之所得十三羣小之所得十五利乃分於衆手怨總歸於一人民安得不窮而心安得不離也夫君民一體也割股實

腹詎能安飽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君門萬里如斯景象何由得知皇上第一覽祖陵松栢為蟲所食若彼濯濯者即可知民間剝削之苦矣夫民心離散所謂土崩其勢必反反則必至於用兵國家當用兵之時而祖陵得無震驚乎聖母得無妨燕喜乎九重得無旰食乎令名得無少虧損乎諸王之分茅錫土者得無憂屏翰乎土宇得無有離析乎三殿落成得無後時乎内帑累年之積得無且發為軍興之用乎欲益而反損何如知止而

知足猶可為善守一策也夫燕雀處堂未可為安也臣不能見遠境逆將來惟據臣原籍一隅則大河以南長江以北方數百里之内僅六七月之間已擒獲巨寇數十輩又安知四海之廣九州之衆無伺釁觀變而起者特相視莫敢先發耳一發則四方響應臣懼其撲滅之難也何也民間苦征榷久矣父老子弟之流亡轉徙者衆矣尺籍半虛誰與為兵郡邑之府庫皆空閭閻之橐槖如洗公私俱困孰與為餉地方官自撫按以下知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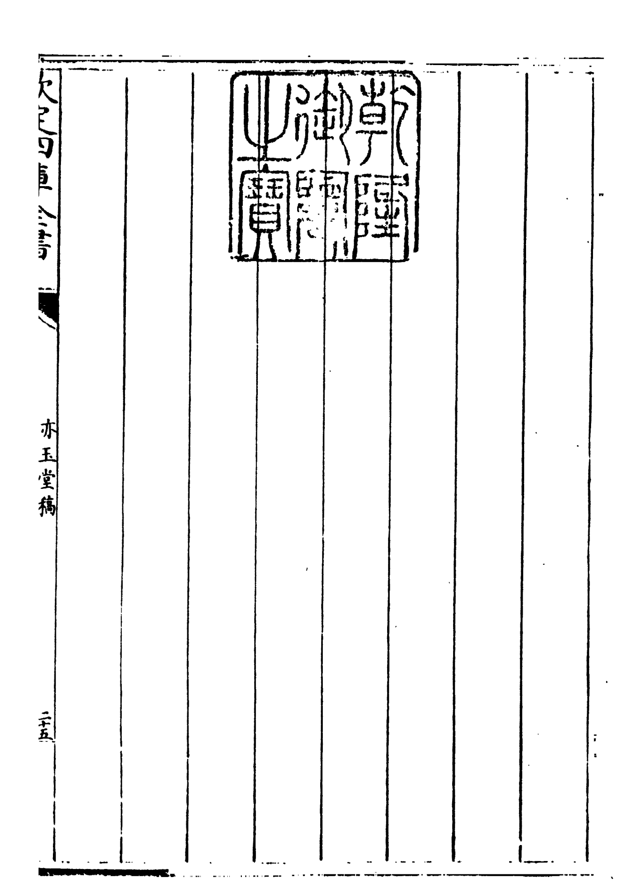
而上十缺其九孰與為料理之人即有兵有餉而又有人也當衆口嗷嗷之時兵家勝負亦尚有難必者何也昔寧夏之變播州之變彼為冦我除冦也為除其所以害已也故人皆用命師有成功今所虞蠢動者良民也非有意欲反也以逼之朘削也而反以驅之水火也而反則反者之與捕反者固一丘之貉也兎死狐悲臣恐其反戈而助之矣顧肯捐軀命而盡忠於所厲已者哉臣故曰勝負猶未可知也朝廷之法可行於尊君親上之

人不可必行於疾首蹙額之衆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即是以觀則一朝之忿發於顔面者易釋積時之怨鍥於心骨者難平也故民心不可失而尤不可久失也今民心之失已久矣故其收之也宜亟蓋天下大物也亦有脚能運之物也人主鎮之以静而馭得其道也則長為我有東西南北皆吾外府四海九州難致之物皆吾享用茍失其馭雖漢桓靈之西邸唐德宗之瓊林大盈於我何有哉臣稽覽載籍則自漢以

後元以前失馭之君何可勝數也有衆叛而孤立於上者有宗祧不守而倉卒出奔者有蒙塵於荆棘霜露而不得息踵者有三軍擁衆不行而出語怨懟者有日中嘗膳不供而野人獻麥飯豆粥者有皇子皇孫手掬粗糲而一霎已盡者有分天下為江南江北者有身陷敵庭窘辱備至者諸如此類俱堪令人扼腕當彼其時豈財不足用哉惟其失人心至此也皇上覽前史鑒往事幡然改圖鎮之以静必不肯以天下大物易阿堵無用

之物也方今稅監中亦自有廉靜不擾者臣安敢盡誣以無人惟礦稅不止必䑛糠及米且至於盡民何以蘇故必須停礦稅盡撤還中使乃可臣昔備員講帷曾進講外本内末爭民施奪與發財發身之義悖入悖出之理而皇上未嘗不虛己以聽也今豈遽忘之耶人皆知一飽一煖外為長物皆知多積財於子孫為貽害皆知泉貨流行無居而不散之理豈聰明睿智之神聖乃見不及此耶始臣應詔北來年七十有二矣所不憚風中

之燭不恤止足之戒與閒關跋涉之苦者惟眼見礦稅害人欲為百姓請命耳豈猶有富貴之心哉乃今書笏待命者兩朞矣猶未窺青蒲一膝之地有納約自牖之益徒日見天災民怨紛紜滿眼中夜攬衣徬徨步屋如芒刺在背時顏頸發赤捫膺自語此來謂何危而不持焉用彼相臣老矣又密勿近臣也何忍以煩言憂君父惟與裒理亂近在眉睫有不得不垂涕泣而道者實出於無可奈何也惟聖明垂察焉


乾隆御覽之寶

亦玉堂稿卷三